

北京人艺经典文库



经典人物



郑 榕

CLASSIC PEOPLE

Zheng Rong

郑榕 著

艺术人生

中国戏剧出版社 CHINA THEATRE PRESS



北京人艺经典文库



经典
人物

郑榕

Zheng Rong

郑榕 著

主 编 刘章春
副 主 编 于文萍、李鸣春
图文编辑 刘 琳、李星彤
美术编辑 陈 璐、孙 明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郑榕/郑榕著. —北京: 中国戏剧出版社, 2009.9

(北京人艺经典文库)

ISBN 978-7-104-03084-3

I. 郑… II. 郑… III. 郑榕—自传 IV. K825.78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09) 第163453号

北京人艺经典文库·经典人物

郑 榕

策 划: 李鸣春

责任编辑: 李鸣春

美术编辑: 陈 璐 孙 明

责任印刷: 冯志强

出版发行: 中国戏剧出版社

出 版 人: 樊国宾

社 址: 北京市海淀区紫竹院路116号嘉豪国际中心A座10层

网 址: www.theatrebook.cn

电 话: 010-58930221 58930237 58930238

58930239 58930240 58930241 (发行部)

传 真: 010-58930242 (发行部)

读者服务: 010-58930221

邮购地址: 北京市海淀区紫竹院路116号嘉豪国际中心A座10层 (100097)

印 刷: 北京高岭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87mm × 1092mm 1/16

印 张: 13.5

字 数: 100千

版 次: 2009年9月 北京第1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104-03084-3

定 价: 58.00元

版权专有, 违者必究; 如有质量问题, 请与出版社联系调换。

灯火阑珊处 003
——一个演员的回顾

一 童年生活 004

铁门十年 005

传统熏陶 009

西方一瞥 012

涉足戏剧 016

二 人间社会 022

抗战洗礼 023

重庆“剧运” 028

演剧生涯 032

迎接解放 036

三 我与北京人艺 040

老人艺 041

焦菊隐 045

新人艺 048

四 《龙须沟》 052

五 《雷雨》 056

六 老舍与《茶馆》	068
老舍与《茶馆》	069
《茶馆》出国	075
日本之行	081
三次出行	085
出国总结	087
七 苏联专家	090
——探索体验之路	
八 焦菊隐与民族化	094
九 十年动乱	098
十 《丹心谱》	106
十一 《吉庆有余》	110
十二 荧屏与银幕	114
十三 人生七十古来稀	126
十四 总结·学习	136
十五 创作活动年表	146

表演的奥秘。_____ 151
——理论与实践

前言。_____ 152

体验生活——从外到内，贴近人物。_____ 155

动作和情绪——失之毫厘，差之千里。_____ 161

焦菊隐和瓦赫坦戈夫。_____ 167

规定情境——进入幻梦，开始行动！。_____ 173

上场任务——化复杂为单一。_____ 177

路要一步一步地走，饭要一口一口地吃。_____ 181

目录 CONTENTS

愿望与思想背景——表演的核心。————— 185

语言动作——按照生活的规律。————— 19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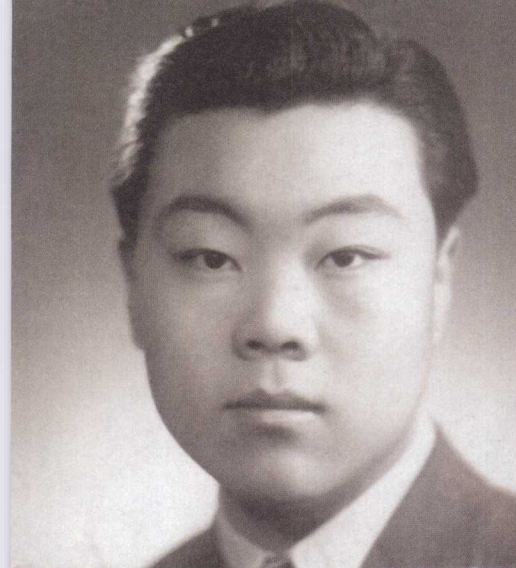
细小的瞬间信念——抓住观众的心。————— 197

民族化实验。————— 201

附 记。————— 206

A close-up, color photograph of an elderly man, Zheng Ru, smiling warmly. He has a balding head with some hair on the sides, and his face shows signs of age with wrinkles. He is wearing a light-colored, textured sweater. The background is dark and out of focus, showing some vertical lines that might be part of a chair or a bookshelf. The lighting is soft, highlighting his features.

鄭榕



幽
不
忽
破
散
永
千
山
肺
来
天
谷
酣
力
天
知
非
筌
鳞
钟
甲
风
喜
安
万
安
知
宴
群
终
仙
童
期
举
酒
属
青
童

灯火阑珊处

一个演员的回顾

在莫斯科艺术剧院的演员身上，每一个新角色，都是一个新人物的诞生……要得到这种技术，演员必须对自己，对自己的天资，对神经，对记忆，对习惯——都要下一番苦功夫。这种苦功夫是苦恼人的，是要牺牲的，也常常艰难到使人失望的地步。然而这种苦功夫，却也能使一个演员，把全身贡献给它，永远不再脱离开它。

——卡察洛夫



童年生活

铁门十年

●我的大伯父郑士琦像（1924年）

《茶馆》里大傻杨有段数来宝：“闹军阀，乱打仗，白脸的进去黑脸的上；赵打钱，孙打李，赵钱孙李乱打一气谁都不讲理。”1924年直奉大战，奉系借机入关南下，张宗昌以四万之众，直逼山东济南。围城三日，限令山东督军郑士琦立即离城，否则炮火齐轰，玉石俱焚。郑量力不敌，连夜携家逃往天津，在租界内做下野寓公。这个逃难的家族里有个刚满周岁的婴儿——那便是我。郑士琦是我的大伯父，我父亲是他的五弟，很早就病故了，母亲带着我们兄妹四人，童年在大伯父家里寄居。父亲只留给我一个印象：一次他听见我们骂街，便把我和我大哥锁在屋内，用鸡毛掸子抽打，大哥用身子挡住我，代我挨打……母亲姓郭，是山东潍县四大家族之一，她这一支早衰败了，大舅二舅都没有正当职业，二舅有时在戏院后台给人勾脸，会扎风筝，每次潍县来人都给我们带来大风筝……

我小时听了不少有关我大伯的事：说他小时放牛，受后母虐待，离家出走投考武举。后在江南陆师学堂毕业，在北洋新



●1942年正月在我大伯父家侧面阳台上留影，是年我高中毕业。

“临城劫案”的回忆报摘

906

1923年5月6日凌晨,一辆从上海开往北京方向的特别快车自江苏驶进山东境内。车过沙沟车站,往临城车站前行,这趟列车的叫法不同,有的说它是“京沪第一次快车”,有的称它是“世界联运客车第二次特别快车”。车上头等车厢和二等车厢里有不少重要乘客,其中有美国红十字会护士总代表、法国公使馆参赞、美国总统顾问以及一大批中外记者。

一阵枪响,“临城劫车案”顿时震惊世界。

劫持火车的是山东著名土匪孙美玲,他带领近千名手下制造了这次事件,40位外国大员以及其他二百多名中国乘客,一起成了绑匪的人质。夜芭里,中外人质被押往土匪老巢抱犊寨。从劫车枪声响起,到7月全部人质被释放,两个月的时间里,抱犊寨成了中外关注的焦点。创刊不久的《时代》,也对这一事件进行了报道。

我第一次知道临城劫车案的故事和抱犊寨的名字,是二十多年前读了张金欣的小说《封、片、连》。这是一部很有趣的描写匪帮故事的小说,当代都市人众生相围绕寻找被匪徒“大劫案”绑架而展开。当年的人质危机成了作家笔下富有生动故事性和无限想象能力的情节要素。

如今山东有部电影《临城》,是2009年拍摄的,讲述的就是这个故事。

封面中国



它们声名之巨,早把发生过一场惊天动地火车大劫案的小小临城盖过了。然而,在1923年的中国,临城劫车案却是了不得的大事件。这一次人质危机中,除一名英国人在劫车过程中被打死之外,其他中外人质后来都逃过一劫。土匪提出的条件基本得到满足,他们遂于6月12日率先释放全部外国人质,将近一个月后,7月8日全部释放中国人质。土匪得到大批赎金,并被“招安”,组成山东新编旅,匪首孙美玲被任命为旅长。

人质危机平息下来,但由此引发的外交纠纷却到了10月份还在继续。

1923年10月29日,《时代》上的一篇文章说:“临城劫车案”是“中国历史上最严重的绑架案”。

临城劫案 震惊世界

李辉



著名外交家顾维钧(在二)和外国人在一起。

1923年10月29日,《时代》上的一篇文章说:“临城劫车案”是“中国历史上最严重的绑架案”。



二十年代出版的关于临城劫车案的作品《山东响马传》书影。

孚不会平息心中怒气。为使外国人质得到释放,他和北京政府不得不满足绑匪开出的条件,但这也只能是权宜之计,他不可能将孙美玲之类的人在他的麾下坐着最漫长的牢笼。有文章写到,是吴佩孚直接下令(也有文章说,是曹錕下达的命令)吴佩孚使张宗良,以官军为名,于1923年12月19日在枣庄的中央煤矿绑架了一位世界孙柱氏及其卫士11人,所绑3000人被全部捆绑,押往枣庄后山。

二十年代出版的关于临城劫车案的作品《山东响马传》书影。

军中任队官,一步步升到师长。1923年山东发生了震惊世界的“临城劫车案”,一批外国人遭绑架,当场打死了一名英国人……那时由我大伯父派人与匪首交涉,达成协议后释放全部人质,将匪徒改编成正式部队,后将匪首诱杀。山东督军田中玉引咎辞职,我大伯父当上了山东督军……这段个人奋斗史对我颇有影响。

血腥积累的家财自然少不了罪恶,童年时代我也曾耳闻目睹了一些丑恶的罪行:内亲担任的军需官拐骗全师粮饷潜逃,拐卖丫环、奸骗迫害的事也时有发生……

旧社会有句俗话:“吃人家的饭,看人家的脸。”我们物质生活虽然过得不错,但精神上总是提心吊胆的。

记得那是一个很大的院子,空着很多屋子没人住,房间里总是阴森森的,传说着各种闹鬼的故事,一半为吓唬淘气孩子,同时也说明大人思想的空虚愚昧。我的姑母就讲过:她在厕所里突然看见一张空的竹躺椅向她飞奔过来……吓人的话听多了,孩子们便觉得什么都可怕,没有大人领着不敢迈出大门一步,铁门外边被描绘成一个恐怖世界。同院亲属的屋里我也很少去,大人经常谈论各房之间勾心斗角的事。外面一来客人,我们便像惊弓之鸟似的飞跑躲藏。

有一次,京剧演员雪艳琴被请到家里做客,全家都轰动了!我们挤在门缝后边偷看,像发现了天外来客似的,那天她似乎特别高大,和舞台上两个样子。我看过她的好多戏,她在舞台上很美。那时我们只有看戏和去市场才能走出大门,铁门外的一切都会令我惊奇,最迷人的

要算舞台上：强烈的灯光，艳丽的浓妆，精美的服饰——在眼前展现出另一个天地，在孩子的头脑里能引起一连串遐想……

回家以后，奇妙的世界不存在了，各种思想还可以在头脑里继续发挥，庭院很大，可以找一个角落去安静地幻想。小草、野花、蝴蝶、马蜂……便都具有了新的生命力：遇上蚂蚁成群地咬斗，往往可以观察半天；有些奇异的虫子成了不速之客，它们叫什么名字？从哪儿来的？有什么特点……

我没有上小学，中学以前读的家塾。老师姓孙，原是请来给我大伯父的独生子教学的。那时有钱的人都愿意让孩子学英文，准备大了好出国，孙老师不会外文，只好留下来教我们兄弟了。进书房的第一天先向孔子牌位磕头，桌上摆着两个新制的木戒尺，约有二尺长，半寸厚；说是打学生手心用的，其实从未用过，只是按照过去私塾的旧例摆摆样子而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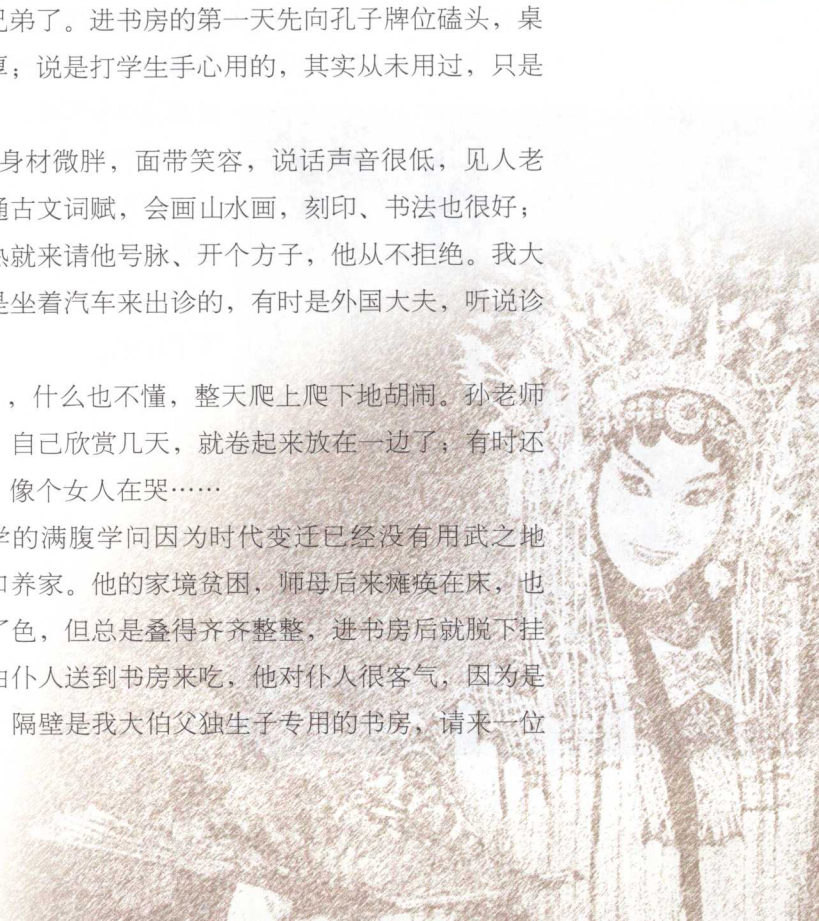
这位孙老师40岁上下，两撇金黄的胡须，身材微胖，面带笑容，说话声音很低，见人老是低声下气的样子。他是个典型的旧文人，精通古文词赋，会画山水画，刻印、书法也很好；他还钻研医书，家里人不管是谁，有个头痛脑热就来请他号脉、开个方子，他从不拒绝。我大伯父一家人不请他看病，他们有病要请西医，是坐着汽车来出诊的，有时是外国大夫，听说诊费是极高的。

我进书房上学才5岁，开始读《幼学琼林》，什么也不懂，整天爬上爬下地胡闹。孙老师径自坐在他的桌旁写字画画，画好了挂在墙上，自己欣赏几天，就卷起来放在一边了；有时还吹吹笛子，哼两句昆曲，那笛子的声音很凄凉，像个女人在哭……

听我母亲讲：孙老师生不逢时，自幼苦学的满腹学问因为时代变迁已经没有用武之地了，好不容易找个家馆，哄哄孩子纯属为了糊口养家。他的家境贫困，师母后来瘫痪在床，也没有孩子。冬夏他各有一件长衫，已经洗得褪了色，但总是叠得齐齐整整，进书房后就脱下挂起来，有大人进来，再赶紧穿上。一天三顿饭由仆人送到书房来吃，他对仆人很客气，因为是教我们的，在这个家里的地位也随着降低一等。隔壁是我大伯父独生子专用的书房，请来一位



●民国时期，天津《中华画报》上刊登的雪艳琴照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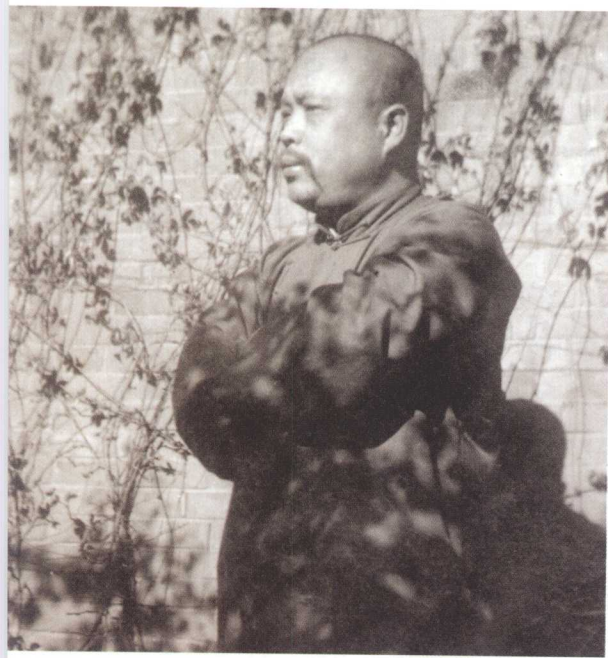
高度近视的老处女专门教英语，她和孙老师从来没有讲过话。孙老师明白自己所处的地位，为了一日三餐他必须默默地忍受着这一切，有时也喝上一杯酒，两眼便红红的，像是含着泪的样子……他是北京人，我会一口北京话就是受了他的影响。

到了我们上中学的年纪，经过母亲的请求，终于搬出了这个大铁门到北平去另过了。孙老师由于无处可去，只好继续留在那里做一个寄食者，这样的日子就更不好过了。一年春节我们去天津大伯父家拜年，我到楼下书房里也给他磕了个头，不料他吓坏了，竟扑通地跪倒在我的面前，连声说：“二少爷，不敢当……”

最后一次见到孙老师是在解放以后了。1943年我离家出走，1950年才从重庆回来，参加原北京人民艺术剧院工作。1951年在北京剧场演出《龙须沟》，一天散戏后正在卸妆，突然一个观众闯进后台来看我，一看原来是孙老师。他穿了一身肥大的干部服，红光满面，笑声不断，精神状态和以前判若两人。原来天津解放以后，他终于摆脱了大铁门内的屈辱生活，在北京市卫生局找到了工作，他的中医学识又受到重视，自庆得到了新生。由于心情愉快，他忘我地投入工作，一年后竟因劳累致疾不幸病逝了。

多年以后，我内心才感到歉疚：一是幼时的愚顽，面对名师竟没有学到什么东西；二是对老师尊敬不够，在他死前也没有去回访他。

他的一生引起我的深思，知识分子最大的痛苦就是辛辛苦苦学来的东西竟没有用武之地，这在过去归咎于畸形的旧社会。今天却要不断地学习，才能跟上时代的步伐，我经常以此为戒。我小时学习很不认真，但是传统文学的熏陶毕竟在我的血液里留下了印迹。



● 1940年天津，我的家塾老师孙龙溪先生。

传统熏陶

1935年我们一家来到北平定居。这里和天津大不相同，第一个突出的感觉就是天特别大，特别蓝。单调的驼铃，沉重的水车，嘹亮的鸽哨，胡同的叫卖……好像都被囊括在那巨大的蓝色苍穹里了。处处显得那么迟缓，那么沉静，人人都讲礼貌，这里还遗留着浓厚的帝都风采。第二个印象就是泥土气息很重，街道大多是土路：“无风三尺土，有雨一街泥。”被大车轧得松软的土道，脚踩上去噗噗地溅土，整个春天被卷带黄沙的狂风刮得遮天蔽日。窗台上，鼻洼里，无处不是细黄土，落在普遍穿着的黑棉衣上就更明显，沾在那一张张朴实憨厚的笑脸上却倍加亲切。第三是书多，学生多，也许那时北京的成年人不爱外出活动，公园、市场、庙会，处处都可以见到成群的青年学生。书摊、书铺也特别多，最出名的东安市场旧书摊，几乎成了我每周必去的地方，在那里翻上半天旧书，是一种奇特的享受。天桥是另一个天地，那个全新的世界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有时大人领着到东来顺吃羊肉馅饼，吃完沿着臭气冲天的公厕走进吉祥戏院去看京戏。



◎远房舅舅郭味蕖，他在来今雨轩开画展，给我留下了一个美丽的梦想。

北平人热爱京剧，当时“富连成”科班仍在鼎盛时期，四小名旦李世芳即将毕业，“元”字班正在坐科，他们的演出整齐严肃，服装崭新，一丝不苟，博得台下一阵阵的掌声。我也受了熏染，在庙会上买一些下边插猪鬃的纸扎戏人，放在铜盘里一敲，便挥舞刀枪，团团乱转。还买了一些京剧唱本，关上房门，披上床单，站在床上演唱，有时手持刀枪宝剑，在院子里乱打一通，嘴里喊着锣鼓点，当作伴奏。

给我留下印象最深的是什刹海附近的大道，那些参天古树都是历史的见证人啊！在黄昏的晚霞中，我喜欢独自到那里漫步，口里默诵着：“夕阳古道音尘绝……”脑海中便展开了一幅幅历史的画页……

已故名画家郭味蕖是我的远房舅舅，那时他从山东潍县到北平来举行画展，他有一张会员券，可以到故宫里面去临摹古画。我们家里挂的都是他的花鸟画，还给我们画过扇面。我们弟兄也都对美术发生了兴趣，我从隆福寺庙会后院买到一些香烟画片，比着画小人。1927年至1929年上海世界书局出版了五部精致的连环画：《三国志》、《水浒传》、《西游记》、《封神榜》和《岳传》。我是从连环画册上开始接近中国古典小说的。上海出版的《时代漫画》，内有叶浅予、张光宇、汪子美、廖冰兄等人的作品，我特别爱看。后来一人到重庆流浪时，经常用画漫画来抒发自己的胸怀。那时从潍县来的大舅

住在我家，他买了《三言二拍》、《醉茶说怪》等小说看，平时藏在床下的柳条箱内，他外出时我便跑去偷看。家中佣人要我去给他们读《三侠五义》，但我对这类书兴趣不大。家里有本林琴南译的《撒克逊劫后英雄略》却吸引了我：盾牌上画着



◎大好春光 136×68cm 1962年

◎郭味蕖画作